



薛殿会 著

黑人島上的圣火

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

黑人島上的聖火
韓殿會著并插图

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東四區寬街3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85號

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印刷
新華書店總經售

787×1168 1/32 2 1/2印張 37,000字 6萬小, 8萬中
1957年9月北京第1版 1957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印數1—7,500

統一書號: F 12056

定價(3)一角七分

黑人島上的聖火

許殿會 著并插圖



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

北京·1957

內 容 提 要

几十年前，一艘漁船在出海捕魚的途中，遭到一艘日本汽艇的襲击，漁民都做了日本人的俘虜，后来該船遇到大风浪沉入大海，漁民們坐了小舢板漂流到南洋一黑人島上。他們和島上的黑人做了朋友。那时，英帝国主义为了掠夺島上的石油，常去侵略黑人，几次都被英勇的黑人打退。一次，鬼子制造一阴谋，使二个黑人部落互相格杀起来，他們趁机圍攻黑人，想一网打尽。幸而在漁民帮助下解开了內部糾紛，合力对付鬼子，终于取得了胜利。本書还介绍了热带风光、黑人的风俗习惯和奇异的动植物的生活。

封面設計：陈兆祥

目 次

开头.....	5
一艘怪船.....	6
船上的斗争.....	10
东南海上.....	15
做了鲁滨逊.....	22
奇怪的遭遇.....	32
小烏本.....	39
圣火之谷.....	47
在鰐魚部落.....	51
魔鬼来了.....	57
敌人的阴谋.....	65
歼灭敌人.....	73
結尾.....	80

目 次

1	開 卷
2	一 般 概 論
10	冊 上 的 中 心
12	未 前 冊 上
22	論 了 解 的 概 念
32	論 理 的 概 念
38	小 說 本 質
44	五 火 之 谷
51	在 戰 爭 時 代
52	下 家 與 國
62	戰 時 的 國 家
73	社 會 人 類
80	結 語

开 头

三十多年以前，有一艘漁船在海上失蹤了。這艘船上的漁民經過了一段不平凡的遭遇，又回到了祖國。

當時船上有個小漁民叫田大順，現在在漁業公司當生產隊長，前些日子我帶着幾個小朋友到漁業公司參觀，經理介紹我們認識了他，他知道孩子們願意聽故事，就把自己的這段經歷講了出來。

這是多有趣的一個故事啊！

原來他們在海面上被一艘不明來歷的汽船劫掠去了。後來他們在半路上奪過了這艘汽船，但是因為沒有遠洋航海經驗，又遇到了風浪，漂流到了南洋的一個海島上。他們在海島上經歷了一些驚險的事情，並且和海島上的土人一起，跟侵略海島的英國鬼子作了英勇的鬥爭。

我們听着听着，都入了迷。

“輔導員老師！請這位伯伯再講一次，講詳細點兒，您把它記下來寫成書，讓其他小朋友們也听听好不好？”一個小朋友建議說。

“对！田大順同志，你同意嗎？”

“写成書好是好，可是，”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說：“年头太長啦，好多地方都記不清啦，可能講的和事实有出入。”

“这沒有关系，只要基本事实是对的，又能串起来就行，好在是当故事說的。我可以向讀者交代一下。”

“好吧！”他同意了，于是，他就从头講起来。

一艘怪船

我是一个漁民的孩子，从小就沒有了父亲和母亲，从十四岁起就跟着叔叔和家乡的漁民出海去捕魚。

我們这条船一共有九个人。船老大(即船長)叫于全福，是个老經驗。除了他和老七叔、王明有年紀大些之外，刘吉祥、刘吉瑞、李長胜、赵長海和我叔叔田玉祥，都是年青人。那时，漁民的生活很苦，但是也挺有意思。

在我十四岁那年夏天，我們出东海去打魚。这天傍晚，海面上漫起一层霧。我們正要掉轉船头往回走的时候，一艘小汽船忽然出現在我們面前。

“快躲，要撞上了！”

我們剛剛掉过船头，呸！呸！小汽船上兩声枪响，接着，汽笛拉起了信号。



“这是讓咱們立刻停船哪。”于全福說。“別是海盜吧？
落下帆来看看他們要怎么样。”

我們这几个人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不知怎么办才好。

小汽船停止了馬达，慢慢地靠攏过来，停住了。

在霧中隱隱約約地看見小汽船上站着几个人。有兩個人端着枪，枪口对着我們。

船舷上放下了梯子。

“上边来！”一个矮胖子一手扶腰，一手使勁地往上揮，命令着說。听口音不象是中国人。

“我們是打魚的。”刘吉瑞客气地說。

“說話的不要！”矮胖子暴躁起来。旁边的几个人也唔里哇啦地随着他喊叫。

显然，他們是不講道理的，我們只好沿着梯子上汽船。

矮胖子是个酒糟鼻子，一口大金牙。他們一个个都是扁腦壳、方顴骨，一看就知道是些日本人。但是看不出是干什么的。

大金牙看了看我們几个人，打了个哈哈，說：“頂好頂好，力气大大有！”又盯着我說：“啊哈！小孩的有。”

李長胜別不住火了。瞪着眼問大金牙：

“你們到底要怎么样？”

“頂好的地方去。”大金牙做了个鬼臉說。

李長胜接着說：“我們是打魚的，不能跟着你們去！”我們也跟着嚷起来：“不能跟着你們走！”

大金牙沒理睬我們的答話，向端着枪的一个小个子吩咐了一声。小个子“哈依！”（“是”的意思）答应了一声，就推我們进后仓。

仓門鎖着。打开門，里面漆黑。下了仓，待了一会儿，

才看清楚。靠船帮堆着一些木箱、木桶、地下鋪着草垫子。有十几个人在上面躺着，坐着。我們一进来，这个仓显得有些挤了。

吭叉一声，仓門又鎖上了。

馬达响了。小汽船以很快的速度开走了。

“真倒楣！”李長胜罵了一声。

“你們也是打魚的嗎？”睡在草垫子上的人問。

我們談了起来。原来，这些人也是不明不白地被捉来的。他們也是沿海漁民，其中还有兩個朝鮮人，一个叫朴金万，一个叫金童基，另外还有兩個大学生，个子高些的叫李惠明，矮一些，戴着眼鏡的叫林超，他們是在暑假中跟着漁船出去玩，被鬼子一块儿逮来的。先跟我們搭話的那个人叫周德山，是那一艘漁船的船老大。

这条小汽船据說叫“黑潮丸”，不知道是从哪里开出来的，也不知道要开到什么地方去。大家估計它是从日本开出来，繞了个大圈儿走到这里的。大概是怕在航綫上遇到查問，也許是有意到这一帶抓一些中国漁民。

这条船是干什么的呢？它为什么这样鬼鬼祟祟呢？是不是贩卖人口的奴隸船呢？这种船在美国、英国都有不少，專門抓黑人拍卖給国内的有錢人当奴隸。或許是抓到什么地方去做苦工吧？大家瞎猜了一陣，誰也不知道葫蘆里卖的什么药。

鬼子看得我們很緊。白天除了大小便之外，誰也不能出去走動。

从太阳的位置可以看出，船行方向是朝东南走。

“这是往琉球羣島走，不然就是往南洋去。”李惠民說。“日本人在世界大战以后，接管了南洋的一些海島。資本家看到这个地方富，不少人都到这里来开辟植物园。会不会是抓我們到那里做苦工啊？”

当然这是猜想，可是我們相信，这次被他們抓去，决不会是什么好事情。

船上的斗争

船越走越远了。我們越来越担心自己的命运。

大家商量着逃走的方法。可是船在大海当中，要想逃回去，除非把船上的日本人搞掉，乘着这只船回去。鬼子們早就防备着这一着了。我們出去小便的时候，一次只放一个人，而且一出門，他們就把門鎖上，远远地端着枪監視着。送飯的时候也是一个人把飯桶递过来，另一个人拿枪对着里面，送过飯来，立刻就把門鎖上。根本就没有机会下手。

后来，我們终于想出办法来了。

甲板上往前仓去的过道上，扯着一道繩子，这是防备我

們上廁所時往前去的。

這條繩子正在後倉左船舷的第二個小圓窗的上面，這條繩子恰巧留著一個長長的頭兒。周德山上廁所的時候，乘鬼子們不注意，把繩子向外面一擦，繩子頭正好串在小圓窗的外面。

我們準備晚間從這個小圓窗鑽到外面，拉著繩子爬到甲板上。

可是圓窗太小，要想鑽出去，必須打掉窗框子。

窗框子是鑲在船幫上的。全是鐵的。倉里只有一些木箱木桶，再就是一些帆布，什麼工具也沒有，怎麼能啟下來呢？

找鐵器，非到外面不可，可是怎麼能出去呢？

忽然，我發現頂棚上有兩個通風筒，就是那個象喇叭管似的東西。這個通風筒口很窄，大人是根本鑽不出去的。可是我，大家說可以試試看。

李長勝架著我站了起來，正够著筒口。再往上一撮，我把肩膀縮了一下，行，擠進去了！我從通風筒的歪脖處望見了右船舷。外面是蔚藍的海面，一陣陣蒸氣掠過去。

周德山讓劉吉瑞裝做上廁所，吸引住鬼子的注意，我就小心地鑽了出去。

劉吉瑞在甲板上故意地向前倉張望著。鬼子警覺地盯著他。我從通風筒爬了出來，輕輕地跳到右甲板，彎著腰，



靠着船室牆根向前走去。

前面傳過來了一陣脚步声，我連忙輕輕地推開身旁的一扇門，一看沒人，就閃身藏了進去。

屋子里黑糊糊地。可以看出，旁邊有一個扶梯，扶梯上面半開着一扇門。

從門縫里看見沙發上躺着一個胖子。這是大金牙，他在睡大覺呢！

外面進來了一個鬼子，我躲到扶梯下面去。這個鬼子順着扶梯登登登上去了。

扶梯下面亂放着一些東西。我摸，摸，摸到了一柄歪脖釘啟子。

嘿！這個東西正好使哩！我拾起來就溜了出去。

“達來卡”（“是誰？”的意思）扶梯上面一個人喊了一聲。我一溜煙跑到通風筒那里，把釘啟子順着通風筒扔了下去。

鬼子跟過來了。怎麼辦呢？看着辦吧！反正我任務已經完成了。

鬼子抓住我，打了兩個耳光。噤哩咕嚕問了一句，我不懂。他就把我拖到大金牙那里。

那个鬼子向大金牙說了几句話。

“你的什么干活？”大金牙瞪起眼睛問我。

“外面溜达！”我說。

“哪边出来？”

“后仓門。”

大金牙又打了我兩個耳光。看样子他們沒有注意我向通风筒送釘启子。我心里真乐。

他們什么也沒問出来，就把我捆起来，送到了前仓。

这里是水手們的臥室。四处都是兩三层的木床，水手們在打牌。鬼子們把我塞在一个牆角里就走了。

晚飯的时候沒有給我飯吃。大概是要餓我一下。可是我不覺得餓，我一心等待着夜晚到来。

天黑了。監視后仓的鬼子提着枪下了仓。这些家伙們又打起牌来。他們大吵大嚷，又唱又鬧。他們还不知道再过不了多少时候就要倒楣哩！

鐘敲十点了。鬼子們有的上了床，打起呼来。打牌的還沒住局。

門外有脚步声。进来的是大金牙。他瞪着眼哇啦了一陣，打牌的才嘻嘻哈哈地睡去了。

鐘敲了十一点，屋子里只剩了打呼、咬牙和說夢話的声音。我坐起来看了看，鬼子們在床上橫七豎八地躺着。枪支都立在扶梯旁边。桌子上散散乱乱地攤着紙牌。

一个鬼子翻了个身，从床上跌下来，罵了一声，閉着眼又上了床。一个个睡得象死猪一般。

我傾听着門外。一点声音都沒有。我有些不安起来。是不是我們的計劃失敗了呢？

鐘又响了。十二点了，可能是糟了，我有些煩惱起来。

正在胡思乱想，門外探进一个头来。这是周德山！接着，李長胜、叔叔……。我的心里开了花。

我朝扶梯旁边使了个眼色，周德山輕輕跳下来，把立在那儿的枪支一支一支递給了陸續走下仓里的人。

刘吉瑞过来給我松了綁。

来了六个人，一个人对付一排床还有余哩。

李長胜跳到桌子上朝着四周大喝一声：

“起来！你們的爷爷来了！”

鬼子們爬起来，張开睡夢惺忪的眼睛，慌忙把手抬起来。有一个跪在床上磕起了头。

赵長海找出今天監視后仓的那个鬼子，要来后仓門的鑰匙，走了出去。

“大金牙呢？”周德山問我。

“在这里。”我領着他走出前仓。

外面正是明月当空。藍映映的月光，藍映映的水，一片青色。

迎面碰見于全福。他們已經准备好了捆人的繩子。

我們进了船長室，把大金牙揪着耳朵从床上拖了起来。

东南海上

船已經是我們的了。

原先船上的人，我們只留下了机关手，其余的一个个都赶进了后仓。有人主張把他們扔到海里去，后来大家觉得不如留着他們，回去好交代。

我們应当撥轉船头往回走。于全福当舵手。他年青的时候跟过大船，他知道罗盤怎么用。

第二天天阴了。可是船上充滿了欢乐的气氛。

大家按照临时船長周德山的安排，分头清点船上的财产，熟悉各部位的設備和操作。掌握这么一条小汽船，也不是容易的事情。

这个地方天气是变幻无常的。

晌午剛剛晴了一会儿，下午又变了天。

一团团烏黑的濃云，低低地飞过天空，几乎接触着海面。霎時間，天昏地暗，仓里黑漆漆地什么也看不清楚了。

巴豆粒般的大雨滴扑头盖臉地打了下来。